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羅鄂州小集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任衡萱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鄂州小集　　別集類三宋

提要

臣等謹案鄂州小集六卷附録二卷宋羅願撰願有爾雅翼已著録淳熙甲辰願由知南劍州改鄂州乙巳卒于官州佐劉清之為刋其遺稿名鄂州小集止六卷史稱十卷與原集不合蓋宋史多訛不足為據此本卷數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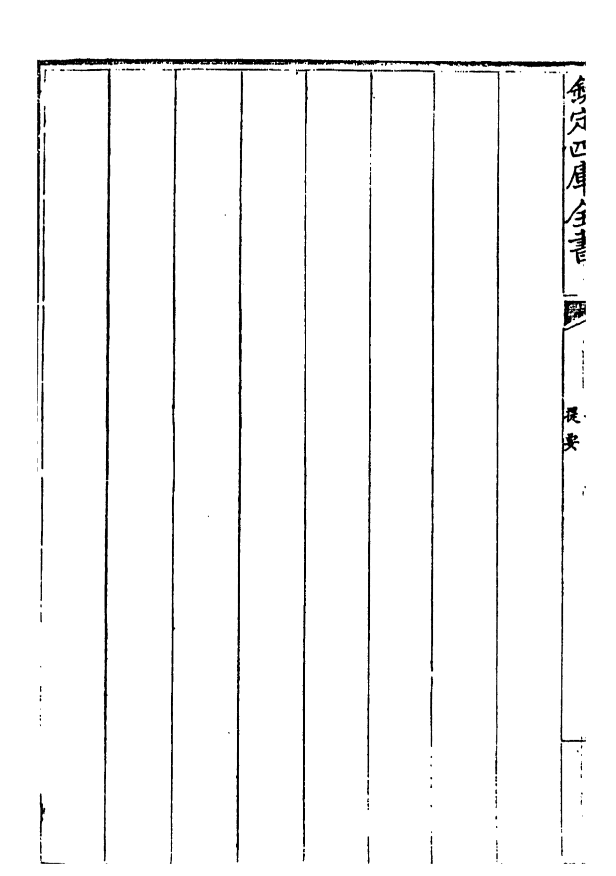
符然編次無法又以新安志中小序二篇入之疑經後人掇拾而成亦非其舊也願父汝楫助秦檜以害岳飛犯天下之公怒而願學問該博文章高雅乃卓然有以自立不為父惡之所掩其淳安社壇記朱子自謂不如其爾雅翼後有方回跋曰回聞之先君子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風惟羅鄂州一人甫七歲能為青草賦以壽其先尚書少長落筆萬

言既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其精思如此又曰小集僅文十之一劉公清之子澄所刋晦庵謂其文有經緯當欲附名集後又謂羅端良止此可惜益年止四十餘使老壽進未艾也鄭玉作是集序亦曰其陶令祠堂記張烈女廟碑詞嚴理暢至于論成湯之懋德則所以著千古聖賢之心明萬世綱常之正云云朱子當南宋初方回當宋末其推重如出一

轍知一代作者于願無異詞矣今所傳者雖未必淳熙之原本實皆願之異本要足貴也後二卷附願兄頌願弟傾願姪似臣之文末又有明人月山録一卷冗雜鄙陋蓋願之疎族因刋是集而竄入之冀附以傳殊爲疣贅今存頌傾及似臣之文而所謂月山録者則竟從删汰焉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校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羅鄂州小集卷一

宋 羅願 撰

頌

帝統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上以太上命恭履帝位臣願親覩盛事又少學于史氏讀前世封禪典引正符之篇考其時非有挺然絶德獨其臣子文力至到猶能開闡其詞義傳以訓詁用震眩來世臣今作帝統一篇文雖不足

事則過之位下不敢僭陳敬藏于家其詞曰
於維民主參合天地乾坤始陳而震巳出帝赫胥尊盧
其事茂得而聞矣即封禪之家前哲所紀葢七十有二
孔纘遺典獨斷自陶唐氏以下豈不以䟽屣九五引聖
自繼巍巍蕩蕩古無與二者哉然在位七十迫於大耄
環顧岳牧莫釋厥負師用以舜錫恊兹予聞猶使美典
揆事賔門納麓九男侍外二女侍内詢事考言越三十
餘載乃始稱天授歷俾陟元后不其遴歟迨重華再傳

率循堯志文命以降乃父子相繼雖有虞賓在位化率群后之美歷世弗選亶推為上公奏咸舞章展其旂常黄收純衣彤車白馬以備一代之祀明五德之叙而已大物屢移不歸故統閱千歲者再姬顓嬴蹶前世建國無在者劉氏以庶姓撥旗仗劍為民請命自任厥力經營五載以濟皇極議者猶尋繹氏姓推考荒絶上纂堯帝數千載之遺緒雖天命循環盛德宜爾然人事報施何其與耶由斯而言帝者域中之顯號位者聖人之大

寶彼膺其號居其寶者莫不欲貽謀垂統世為太祖有
運極而弗捨孰功成而先去故曰重寄不反盛德不辭
咸覆一世仁義從之是以帝者官天下施則不歸王者
家天下百世不衰創業之主覩兹成事亦且量時度力
踵襲近代孰能高舉遠引蹈上世難行之軌況已施而
無報孰為勸哉我宋氏之履御承唐迄周當此之時豪
智並騖德不足以相有天文隅淵於上嶽瀆離絶於下
天將窮其否以啓聖哲使沙陀之種羞見嶄嶻日夜蹴

踖乎天以求真主而藝祖出焉因軍民之心合夷夏之
願順天革命市不易肆荆楚嶺蜀吳越江南奕世據土
圖王號覇之國順者禮遣負固力服然後三光四鎮復
通為一其受命宏矣其為烈大矣抑人有言親莫親於
父子故能則思教得則思與刱所階之貴所就之富收
五代八姓十有四君之墜緒合十分九裂之天下安榮
未盡享勞苦未盡息稟命哲毋推功聖弟寥寥十載法
堯舜之事以垂式萬世功德信美矣列聖繼之乃卒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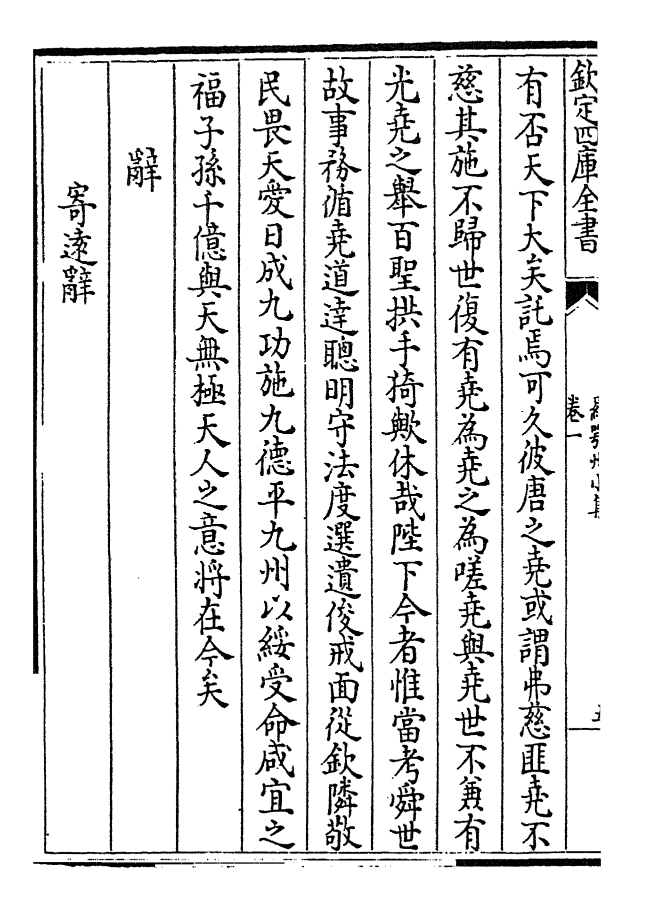
河東告成岱宗典禮隆乎三王生齒溢乎振古守位字人以𡨋天命曁太上遭時之艱奮其威德以為祖宗復故物弓矢纔戢俎豆畢陳中興三十六載未嘗一日暇逸功既成矣時既至矣乃復推帝業所由援七世正統春秋五十有五從容退處以觀聖嗣之明德命下之日聞者莫不鼓舞咸知神聖之相與絕人萬億雖神器大寶一朝可付十世必復付無吝情受無愧色留無嫌久報無移德俾我太宗之志獲明于二百載之後偉哉一

代之德相為表裏茂以加矣功成不居至隆也度德而處至公也列聖待時至忠也復歸其統至信也明稱貽穆至順也是以四海之內丕應徯志以推遜者尚其仁以報復者尊其誼武者壯其決知者是其計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於是丞相魯公以降稽首稱曰陛下至仁昭事哲父以承太上之隆指今說尚書者皆言古無舜典唯堯一典紀將遜之事謹徽克從之文乃踵嬀虞欽哉之下巍巍百聖一堯首之明不可再矣惟宋受命之君

度越前古用天下遜已配堯帝茲太上又申之蓋自堯舜至藝祖至太上遠或數千載曠不一見近或再更百歲而迭興推降聖之符者乃斷歲以五百亦不盡聖哲之歷天人之際矣不勝太上之德于堯有光鴻名上壽法皆應得宜撰日鏤冊敬上尊號曰光堯壽聖以明示千古無所與遜且詔侍臣能言者推考藝祖之洪烈書以為一策即今見事又書以為一策與上世堯典為三垂之無極天子曰俞哉既親上名號併論藝祖太宗之

德爲宋二典又誦之曰

蕩蕩洪覆唯堯方之孰德如堯而又光之惟聖同天其心不私其選不遲其子不疑曷戚曷疏唯德之貽有宋受命越自皇武力兼四方劬勞以不處乃智厥弟而舍其子世用伯考爲宋世太祖列聖篤其慶天命是聽時惟太上能圖天之命選世至七復遇厥聖還之于宸極大統以正前聖授受豈報是圖後有作者同規共模有施弗虚有忱弗愉祖孫繩繩不愆于初取物于寓有得



有否天下大矣託焉可久彼唐之堯或謂弗慈匪堯不慈其施不歸世復有堯爲堯之爲嗟堯與堯世不兼有光堯之舉百聖拱手猗歟休哉陛下今者惟當考舜世故事務循堯道達聰明守法度選遺俊戒面從欽隣敬民畏天愛日成九功施九德平九州以綏受命咸宜之福子孫千億與天無極天人之意將在今矣

辭

寄遠辭

過黎陽而遂西兮煩嘉友之臨餞道躊躇而屢顧兮忽
背馳而不可挽幸介弟之勤我兮守權輿其益堅人情
豈其惡逸兮慮我偷塗之易倦槃高原與平隰兮氷雪
凜其同踐山負石以當逕兮泥飛屐以相濺喜招招以
卬涉兮又風濤之交戰幾四載之皆乘兮初不悟其已
遠亦既降乎廬阜兮縣尹告以舟辦謀不主於雲夢兮
果若大江之為限分渚陸之異遵兮弟亦曰予將返試
徃閱於千帆兮前車近其當鑒挾忠信以臨深兮猶一

覘而色變愛我者於是而委去兮吾然後知所恃之惟
天寧戒懼之遂忘兮託命於南公之雞犬捨親戚與墳
墓兮初豈以易蜀黍抑甚猕其所懷兮每欲棄置而未
忍行四方以經營兮膂力猶幸其可勉荆又用武之國
兮庶幾少施乎吾辯至天性之燥濕兮蓋終身陋巷而
不厭非將老無聞之為病兮且安往而不樂其貧賤獨
夫人之信此兮跂予望之而不之見秋蘭何時其可致
兮聊以報乎足繭

賦

鸚鵡洲賦

登黃鶴之高樓兮欣徙倚而四顧何南望而獨愁兮有正平之遺處指㼝堂而示戒兮何足以知君子之度方黨禁之既解兮凛凛清議其尚存無罪而戮一介兮衆必爭起而譟讙士猶恃此而不恐兮時亦直情而徑行寧知㗋夫妄庸兮使之魚肉而甘心稽建安之事勢兮魏甚宛而漢枯每不忍其綴旒兮思忠憤之稍攄惟不

擇其所發兮遂至於顛沛而濶䟽當其解衣而慢侮兮坐皆驚悖而失箸吾謂死於漁陽之摻撾兮何預乎鸚鵡之一賦使英雄初無殺心兮雖頓困苦而終赦惟此客以授我兮宜相與尸祝之不暇兵在頸而追救兮柰何以此欺天下萬一僥倖而脫身兮終亦無以自全北海仗正而拏戮兮德祖以俊而銜寃三人者盖一體兮必且昏亡而齒寒嗟縶城之佐命兮非不巧於自營挈四百之基祚兮與一身孰為重輕來者滔滔如江水兮

方攘臂而議先生詆文華爲浮溥兮至或以比乎盆成
苟吾言之獲信兮猶足以吐千古之不平

鸚䳇洲後賦

乾道六年端規道鄂如荆既感鸚䳇洲之事遇有以禰
處士比盆成者遂慨然爲賦顧覽而繼之其詞曰日吾
送凡溢浦兮背長江而旋反覽弔禰之新詞兮惜吾行
之不遠漢數極而招盜兮睨龜鼎而欲移中不快而輒
殺兮羌甚果而不疑時猶有所畏縮兮懼天下之見議

嫁惡名於餘子兮盖自以為得計委孝章於孫氏兮曰不能救猶有辭楊公並列而見收兮可退託於不知嘻量人其何淺兮謂一世即此而可欺於正平尤不捨兮盖顯然遺之以危方三州之傳客兮知欲免其良難念譖人者之不然兮每投界而獲安豺虎有所不噬兮有北變其貪殘揆處士之所至兮寔覽輝之翔鸞縱不知其亦已兮獨不可以少寛何所遇之一律兮争攘臂而衝冠子猶不能得之於父兮忍絶其交游之極歡卒首

難而快敵兮嗟曾獨無肺肝均斗筲其何誅兮吾將申
詰夫曹瞞噫人固有一死兮庶沒世而遺榮生既輕棄
其身兮死又吝與之名諷路粹以奏孔兮併追詆其平
生絶天道蔑孔顏兮果誰味爲此嗚必隕滅其猶未厭
兮乃今知忮心之憯於五兵意良史爲可恃兮畧浮謗
而存高情殁終篇其何戾兮紛呼號裸罵而相并因緐
城臣子之所記兮又奚以異夫臺中之評儻遂信而弗
思兮毋怪夫列之盃成賴北海之緒言兮配史魚之亮

正捨斯人其誰信兮吾將按以為程嘉南州之博衍兮
萃終古之英豪賈不遇而賦鵩兮屈既逐而為騷風流
遠以莫嗣兮江漢日以滔滔逍先生之繼往兮想驂駕
而遊遨精神炯然不沒兮起風雅而相高方逍遥於寥
廓兮夫豈知俗議之徒勞

鳳賦

有物於此窮高處遠而睎聽在人舉動瞯跡萬里若隣
汎覽天下察暴與仁威儀皇皇文采錯陳百姓延頸願

得以爲實天下無之則俗薄有之則化醇堯禹之功待之而後信外臣不敏敢咨詢之公曰此夫彼袞載律以自喜者�形可繪而不可致者與閱歲千百不一當其意者與凡類其形而聖人其智者與凌崑崙而不頓經弱水而不溺處則一二動則萬億無道先去有道不匿以正歷紀以名官職以調廟樂以書帝籍夫是之謂鳳德

古詩

送新安守陳郎中赴闕

淛水帶天邑於今如澗瀍言從發源處直到行闕前史君儀曹郎省闈早周旋一行領輔郡奏課十郡先是時新雨餘縱纜驚號蟬長河無六月鮮帶風中眠烏羽動林莽馬門納雲烟村村老農出寒女一笑嫣共談兩歲樂米糧不論錢今日見使君使君正當年還能持節來莫作長棄捐再拜不可留鼓聲催發船嗟我寄枌社弟兄辱知憐宦遊適四方從公倘非難農人寔懷土欲見

無由緣唯因足糯裤長詋史君賢

題賢女鋪 在南康縣南

許嫁女始字昔人良所欽此身有所屬安得强委禽嗟哉乃翁愚棄盟欲重尋死生還復合世謂遂初心誰知彼寒女義烈動芳襟頃來已一慙厚愧方在今正性不負物臨流殞千金我來弔蘩祠目眩寒潭深淒凉一川上行客聞知音

梁寺丞見示過嶺新作

凌晨登爵孫南走韶陽道封疆有申畫山川本懐抱公行度塞嶺殘雪故未掃高情無南北反謂兹山小項來我嘗游亦覺山媚好前賢困遠謫我輩得幽討兩崖瞻欲眩數樹攀且繞想公哦新詩千騎轉林杪衙冠候顔色約束軍聲悄韶陽古名郡四十專城早重華巳千歲蒼石在雲表魚龍舞幽壑遺韻盖可攷以兹供撫玩或可薦壽考公餘亦時飲未用絶芳醥行行布恩惠正直神所保

送贛州守施司諫奉祠歸吳興

去國二千里叱馭良已勤到官一百日啜菽念所欣史君豈常流早歲承華勛螭首有故步天香帯餘熏時清省諫紙符竹亦再分屬者寇雖除遺民尚驚麕公來鈐江右喜氣感三軍下擔見施設果蘇彫瘵群天姿夙已高況復勇所聞屬縣但期約訟庭無放紛村團不識吏處處飽羹芹生女戒勿慼減輸勸其耘惠術頗次第歸心已鄉枌小子謬從師頗嘗侍朝曛從容進逄掖憐潛

立紅裙中坐要娛客所陳金石文行裝遂如此何以充棟棼人事與天意嗟予豈須云來攜諫披雨去開崆山雲多公能摧剛聖慮已策勲行藏吾有命所願不忘君

送辛殿撰自江西提刑移京西漕

峨峨鬱孤臺下有十萬家喧呼隘城闉戀此明使車憶公初來時狂狡嘯以譁主將失節度王音為咨嗟一朝出明郎繡衣對髙牙持斧自天下荒山走豺㺄光騰將星魄枉矢失驚蛇氛霧果盡廓十州再桑麻恩令撰中

祕天筆有褒嘉辛氏世多賢一姓古所誇太史善箴闕
伊川知辭華誰歟立軍門杖節來要遮亦有救折檻叩
頭當殿衙英風雜文武公獨可肩差佩玦善斷割揮毫
絕紛葩時時有縱舍惠利亦已遐京西故畿甸傍塞閫
悲笳明時資餽餫豈減漢褒斜勿云易使耳重地控荆
巴三節革一握眷心良有加古來居此人愛國肯雄誇
羊祜保至信陶公戒其奢安邉有成畧此道未全賒公
今有才氣功名安可涯顧低湖海豪磨礱益無瑕淩州

果何晚猶有髮如鴉

和汪伯虞求酒

君不見菊潭之水飲可仙酒旗五星空在天此江縠紋更奇絶技以麴米清如泉分甘正擬供低唱要築糟臺須大匠詩人便欲醉千日歎伯僅堪陪一餉曰予此樂未知之獨愛為瓶居井湄因君飲興亦浩蕩夢隨驂駕觴瑶池昔賢酒盡孫長吸大似竹枯還欲瀝明朝秀句傳滿城笑指空樽卧墻壁

鹿鳴燕禮成貽解元諸友并呈通判寺簿兄及

衆同官五首

天意欲爲雨川雲出相望明時攬俊乂所立固無方少

小諷二南美此江漢鄉禩當興能職首闈較藝場群儒

悦寛簡浩蕩出文章方觀縱壑魚忽作摶風翔此去升

禮闈旋當對殿廊忠言動明主家國有輝光

二

鹿鳴首宵雅義取好賢深寥寥疑莫續工席有遺音詩

言君臣間不以位相臨如禽食苹水有酒方共斟從容陳所好亦復有鳴琴度使峩冠者洋洋動其心願言觧子褐結綬貫華簪真心有相感千載豈殊今

三

昔在馮當世起家冠倫魁天衢躍群龍轉見絶足才馳礜塞四海致身近三台凄凉城東宅歳晩就蒿萊古來用武地編簡委塵埃每見儒冠喜况逢賢路開祝君如馮公决科亦崔嵬終身可師法正復在輖回

四

任子衆所許一鳴居上頭王高兩縣來選拔皆其尤里行張可貴月書蘇屢優向來丁與虞頗從別駕游嗟我愛群才不間新與樍既為得者喜豈忘欲旁搜鼓篋五百家要皆儒者流相期作鄒魯過是我何求

五

士有未就駕郡守身勸之君觀漢詔中有此勤懇詞由來賢俊人出處每委蛇譬彼未嫁女深閨秀容姿施衿

有所適婉孌終自持漢俗尚如此前世當可知勉哉策名者不但好爵縻君臣有明義行矣方自兹惟當秉高節長副此心期

酬任察推惠石耳之作 涉

班嗣不借書劉棻真好事慙君輟漢餚畀我充口耳胡為有牽聯蒼石乃遭刵平生任公子百犗供釣餌坐令天壤間厭此江海味君今効清癯我更覺軟美挾書擬從游夢到沙頭市

酬寺簿勸農追和淵明見貽

江漢之會中具五民見異而遷乃喪厥真相彼樊山我行所因有閒其壤問彼居人方時清明家自為稷其數其浸其動其植孰為使民有田不穡亦惟蒲魚恃此鮮食歲運周田景躔西陸帝籍重開天顔逾穆耕事將起毋荒遊逐凡我農官戒民宜宿戒民伊何美成在久譬彼射侯則求其耦驅率慵墮轉緣南畝數耘疾收在而心手農亦有書匪藏金匱盍耕如莘盍鎡如冀桑陰清

好濁醪日至已勤而食則無所愧勿謂此州遠連邊鄙
我疆西北盡其四履風雨順時日星循軌屢豐作頌以
致歸美

鄂州勸農

國有四民各分一職農次於士蓋尊稼穡日出當作日
入乃息用天分地以足衣食萏葉初生於是始耕務限
既入農事轉急木當播種乘雨接濕高田大豆榆莢為
候三月區處油麻穄黍時當謦竊圖葺墻宇蠶沙麥種

四月收貯開渠決竇以待暴雨月建在午秧苗入土女
工織作三伏炎暑七月芟草燒治荒田大麥小麥上戊
社前禾欲上場九月塗倉緝績布縷十月多霜冬至埋
穀預試五種不宜者輕宜者則重臘月糞地治確雕桑
脩治農器向春則忙四時之務展轉相尋既有常產當
有常心雞豚畜棗栗成林我念此州土多冒占紛紛
剗請擾擾定驗雨澤空過失天之時生意不發失地之
脂身力不出枉墮四肢於私無益於官亦虧耕既不深

難行根脉耘既不勤衆草之宅糞若不施穀不精澤收
若不速風雨狼藉若能開墾處處良田若能灌溉歲歲
豐年古來開畎廣尺深尺長畝三條於中種植漸鋤隴
草爬土畝中苗根日深耐旱與風又有區種與畝不同
方深六寸種禾一蔟七寸一區匀如碁局區收三升畝
號百斛用力既到所收亦多比之漫撒効驗如何凡苗
之長全在糞壤器欲巧便牛須肥健其或無牛以人牽
犁彼此換工惟在心齊游手浮墮譏笑父祖一時之逸

終身之苦稍識文字莫弄官方暫然得理不可爲常勸
爾保身孝謹無辱勸爾居家省儉常足兄弟同心勿營
私曲年豐感謝休厭米穀官租未送莫嘗酒肉不尋閑
事門戶清肅粗然不闕教子習讀漸入士類光庇宗族
歲時禮節親隣往復孫曾濟濟所謂受福古有茅容雞
供母饌自將野菜與客同飯張氏九世同居相愛官家
親問寫忍以對郝公貧餒甥姪孫遺飯藏兩頰以活兩
兒王丹在鄉親行農野多載酒肴勸賞勤者前賢所爲

可以為師美哉農者國之良民直道本業必養其親姦
未必富拙未必貧地道無窮天有冬春筋力在已日用
日新俯仰求人莫如求身

近體詩

望梅亭南安軍未至庾嶺有亭名望梅兄端翔推軍事時所作

節物重陽後風烟庾嶺頭休論梅子雨繞度菊花秋翠
壁堪横絶幽亭勸小留謀生兄弟拙一一傍南州

送邕州吳使君

題輿纔赴日邉程便擁油幢鎮列城地望素髙唐五管
人才今似漢三明時清市駿非無意歳晏逢花好寄聲
太學英名湖海氣此行持論要平平
日渉園次韻五首
虛静堂
華堂清曠隅喧卑戸外春殘緑滿枝好鳥窺簷時下啄
有人燕坐獨支頤
息齋

世間誰號最閒忙强健收身意自涼春去掃花時汲井客來剪韭旋炊粱

丹桂軒

丹枝近歲出深宮合向嚴宸伴晩楓珍重幽軒無俗物月中根撥日邊紅

茶巖

巖下纔經昨夜雷風爐瓦鼎一時來便將槐火煎岩溜聽作松風萬壑迴

木瓜塢

山中果樹畧扶疎炎帝經中未盡書聞道木瓜紅勝頰露枝雲葉綴華琚

奉寄交代通守王兄兼簡胡君二首

籍甚王丈度同儕意自親方舟能送我别駕苦勞人屬縣應如律山田向食新荷花開幾許老子舊凝神

二

有客纔相識乖離又許時不愁逢轉逺獨恨盖傾遲甲

薄江南地青冥歳晚期宦遊妨意氣直恐負君詩

題汪氏尊巳堂

華屋成來有幾年名因耆舊里中傳未容極口論臧否正欲虚心到聖賢室有圖書人自好門多車馬地還偏邑州健筆人争誦姓字從今到日邉

次韻楚覺先見贈

奏事何能補帝聰流年早已付天公舊聞雙劍淪波底忽有三刀入夢中首出詩文為我賀多慚憂樂與人同

如君孝友天應報飛鶴那應久在籠

聞寺簿燕客因以酒蟹送似有詩見及次韻

冠蓋追隨寂寞濱絶甘寬我未閒身古來把酒持螯者便作風流一世人

此物湖鄉價不論帶糟聊遣薦芳樽夢魂忽去浮清雲喚撥漁舟傍馬門

酬寺簿録示胡康侯戒明仲治郡遺訓

別駕游心到古初時將前輩謦公餘異時治行傳青史

名字韋縣倘得書

奉酬李叔勤知縣覓抹莉花栽長句

郢令風流太史家早知抹莉有奇葩生嫌衆色空塵滓遍閲餘香見等差多謝珠璣來坐右好將根撥到天涯

蜀江紅紫紛披後初看東南第一花

次韻酬通判劉兄岳陽樓見懐二首

蓄納深深無際憑臨勢易高青春闗氣象白日散風濤有野張軒樂何人續楚騷古來川浸在閑却漢陰橰

二

魚龍掀舞後渺茫記空庭地帯三苗濶山傳二女靈容

懐光水月詩筆妙丹青少作揚雄悔惟思草一經

次韻和子澄春祠先聖律詩

質明帨洗動輕漪禮殿巍巍百世師伏几親瞻古人象

陪祠頗雜漢官儀詩書自可謀元帥俎豆何妨示小兒

春服詠歸千古意只今童冠可無詩

春社禮成借用寺簿釋奠詩韻呈諸同官

素餐深覺愧漣漪启稷勾龍實吏師平土至今猶有賴
配天在昔盖多儀操豚底用勤巫祝餉黍行看媢婦兒
海内和平頌聲作登歌還有載芟詩
福州趙侍郎開城西古湖以溉田既成冀得致
政丞相福公一臨於是有唱和之篇
湖邊飛盖欲誰同治行人思舊弱翁行樂未饒溱水女
詠歸應有舞雩童閩山影浸烟雲動滄海潮連浦溆空
欲識元侯蹤鑿意君王勤儉正卑宫

二

南方春早凍先融荷臿趨時小畁同要使齊民知水利

亦如前哲夔文風四時鏡淨登臨美萬頃雲垂灌溉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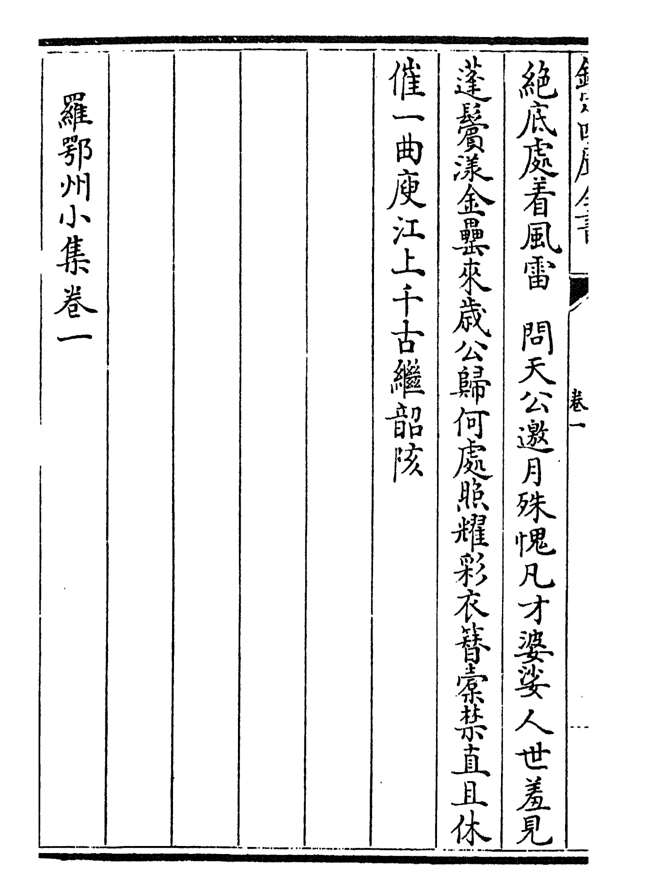
嗟我一麾江漢上慨然歆嘆似南豐

歌

水調歌頭中秋和施司諫

秋宇淨如水月鏡不安臺爵孤高處張樂語笑晚氛埃

簷外白毫千丈坐上銀河萬斛心鏡兩佳哉俯仰共清



絶底處看風雷　問天公邀月殊愧凡才婆娑人世羞見蓬鬢賡漾金罍來歳公歸何處照耀彩衣簪橐禁直且休催一曲庾江上千古繼韶陔

羅鄂州小集卷一

羅鄂州小集卷二

宋 羅願 撰

論

湯論

聖人之用心有卓然至到常情所不能測者不惟天下後世之所不知雖當世親炙與之共事者蓋未必盡知也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於是其臣仲虺乃為之道天曰民生欲必生聰明者

治之有夏昏德天乃錫湯以勇智而使之代夏次又道
商邦之在夏時如稂莠穅粃之見播除小大戰戰不能
以自安末又道成湯之德始於征葛伯東征西怨而民
之戴商已久嗚呼仲虺果以此曉天下後世耶亦將以
慰夫湯之心也若以曉夫天下後世則湯之舉以仁伐
不仁以義伐不義天下忻然戴之葢不容後世之議矣
若以慰夫湯則湯固非若言者之所慰也世世之君子惟
其責輕而慮近幸人之不能議已斯以爲足於其心而

已矣若夫聖人之舉措不患不能慰天下之心唯夫天下悅之太深信之太篤不復寘疑於其間則聖人方且以此為懼且夫湯之為此天下安有議之者哉然而不釋然者豈以桀之罪雖足以致之而君臣長幼名分之間猶有可念者耶方其得一伊尹而進之此豈有意於伐桀者哉然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盖君臣長幼天下之大順與夫除殘去賊天下之大利其勢有時而不能兼古之聖人不幸而當之必得名世之士相與立同

異是非通彼我之情以更相發明然後於情義爲盡嗚
條之事前此所未有使當世之士有若伯夷者一爲天
下明君臣大義使少有所泄寧在我者無全德之名而
使彼得戴義之半則聖人猶有所安於其心令也不然
舉希世之事民情所宜駭者而天下方相與翕然安之
若出一口不復知有所擬議是當世無復可望者矣此
聖人之所懼也故以不懟不諫之資當功成事遂天下
萬世方相與向已之際一旦無故求自處於有愧之地

託於後世之將議已以為天下萬世受惡其心方且以為舊君禮則其暴桀之昏德與民之戴已者適所以重已之愧而不足以慰夫心至於道商邦之在夏懼于非辜不能以自安則是慮患之至而謀先焉此尤不足以得湯之心也湯之慙其不可以言慰亦明矣是以既徵於色又發於言既發於言又形於樂盖大濩之作於周末已千餘年而當時知音者聽之其慙猶不掩也此豈嘗試言之而偽為之者耶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天下

後世惟閔其慙也則以湯之德爲未至然後爲湯者得以安於其心嗚呼此豈常情之所能測哉盖嘗言之惟聖人而後有大過惟樂天者而後有大憂以其一言一動始爲天下萬世利害之所繫故也孔子作春秋天下尊之無異詞聖人乃以爲後世將有罪我者焉後世亦卒無罪聖人者若聖人之心特以春秋天子之事在我假之爲媿懼天下後世特以已爲聖人不復加擬議是以躬設爲罪我之比使天下君子得公相與議之此亦

厥祖成湯之心也聖人之無已一至於此故夫成湯之慙仲虺所為作書者世以為能掩湯之慚而不知夫所謂慙德最聖人用心至到之處季札觀舞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嗚呼世皆以備道全美為聖人孰知夫所謂慙乃聖人之所難者歟

說

顧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詳議充國等為國宿將欲啓邉隙相為丞相諫而止之職也

末乃勸其主與平昌樂昌平恩侯詳議此何為者哉夫三侯者非通知古今有遠慮也又非素宦於外習邉事也特人主左右親厚閨閤之臣云耳何見而議之身為宰相見上意之不見聽也則引左右外戚以為助可乎吾考之蘇武傳此三人者與相及丙吉號為皆敬重武此其趨向蓋亦偶有合者要之相有附之之迹不可以為法蓋相之始進因平恩以奏封事奪霍氏權因是以相平恩侯入第蓋司隷後至平恩蓋不悅也司隷自以

我酒狂魏侯顧笑以為次公醒而狂盖以媚平恩也相與嬉笑之云爾若乃其情則猶有憚於司隷者也必笑而後敢言人情不相遠千載猶可見也此論朝廷大事而必質於外戚與谷永所謂顧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者何異卒使許史盛於元帝之世者未必非相啓之也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功利之説興千餘年矣使仁義之説不得行乎其間者

是説者為之蔽也人莫不狃於趨利而國莫不鋭於有功功成求得而志足矣尚何以仁義為哉夫彼固未知仁義之為何物也使世世知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內外各以其序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物各得其宜而四民各致其用則彼之所趨而就者孰有過於此哉顧世之王公大人不留意於學既不足以知之其小者則懼為仁義而喪吾之所求而其甚蔽者則又以為仁義之不足頼於此也盖數十年之間能辨其説者孟子與

董生二人吾嘗反覆伏讀而不忍捨也二者所從言異

若乃惠王困於屢敗之後其平居客氣沮喪盡矣故少

屈聽於孟子之言而特恐不得其所欲故孟子以爲仁

不遺親義不後君仁義得而功利隨之所以慰夫貪懦

者之心若董生則不然彼易王者帝之兄自其幼時以

擊吳功賜天子旌旗驕奢好勇故以泄庸種蠡滅吳之

功而欲以爲三仁盖以自比云爾彼挾其功利之説以

臨我而以吾儒之無所出乎此故仲舒以誼可貴併功

利而棄之使仁義之說明於世功利誠亦安足計哉故仲舒之言為誠言非有激而言也故莫備於孟子之言莫徑於董生之說有國者得二說而參之亦庶幾矣

壽王議周鼎

嗚呼人君之趣向可不審哉自始皇欲出周鼎而孝文惑新垣平之詐亦以為周鼎當見皆見譏前世武帝適得一鼎而當時又以為周之故物壽王獨知其非而明之蓋以其君為欲得事實也彼孝武者徒欲美其名不

樂其説而遽脅之以死於是壽王遽易其説為稱頌之語以為上天報況鼎為漢出以此為非周鼎然後帝釋然稱善又從而賜予之以此知甘言之所以進者皆其主驅之使然不然猶有所畏而不敢也若壽王者一為正論幾不免於死轉而為諛佞賞從之天下趨利之士烏得不勸哉

孝文遺詔

先王之制喪君三年夫非以自為也嗚呼無父烏生無

君烏以爲生凡教之育之訓 原闕 蓋父能生之而所以長養覆芘司牧而整齊之使衣食得以足而強弱不相犯者皆積於君上也然常人之情習見於父子之親至於君民之相屬分勢隔遠其恩情常若汎然而不相接故聖人以服父之義服之使人視其服則知情義之所當施故曰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自帝堯以來未之有改也秦滅先王之禮特取其尊君卑臣者則君臣之分已嚴而孝文又舉喪禮而

廢之使其臣子於君上曾無朞月之恩夫分益嚴則踈而短喪則臣子之恩薄分益踈而恩薄則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君臣之情義而以為上下之所以相臨者特刼於威刑服耳威所不及何以待之故凡後世喪亂相踵多於前世者以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故也禮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傳曰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畀乎孝文行一時之惠而其弊如此此後世之

所宜革也

問

內官問

或問禮記所載后夫人嬪婦女御之制其合於古乎曰不然嬪婦女御則信有之若夫人則諸侯之妃不在王宮何以明之吾揩之周禮九嬪實亞后而夫人不與焉內宰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內小臣曰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

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此皆自后而下輒及九嬪無所謂夫人者曰夫人坐論婦禮者也烏可以職求曰坐論婦禮則其不見於禮事也可矣然內司服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則冠服亦不及焉何也夫夫人之等視諸侯九嬪之等視卿天子以內之卿代外之諸侯以內之嬪代外之夫人是或一道也曰然則漿人之職何以云夫人致飲掌客之職何以云

夫人致禮曰漿人之致飲此職之在諸侯國中者耳王
后有酒正致飲侯國無之故以漿人周禮之所記有掌
侯國之事如環人訟敵國之類者多矣若夫掌客之職
亦諸侯相見之禮若諸侯朝天子皆於其湯沐之邑而
取具不以勤王人且致饔致享其禮隆甚皆非天子接
其臣之事考其職先言王合諸侯次言王巡守殷國次
言凡諸侯之禮次言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知
此言諸侯之禮者諸侯相為賓之禮也有同姓之國有

甥舅之國有夫人父母之國則夫人為之致禮若天子之宫固有后在而夫人何至與諸侯行禮耶曰然則王宫之無夫人審矣則嬪婦女御之分處六宫也柰何曰六宫之處嬪不在焉古者六宫九室六宫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也世婦為后之屬實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嬪之所居也女御為九嬪之屬實分處焉此禮所謂后立六宫又曰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列九卿朝焉者也嬪各有室不在六宫或曰何以知世

婦屬后女御屬九嬪曰内宰上春詔王后率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獻之於王而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其職曰世婦掌女宮之濯溉率六宮之人共粢盛則是世婦屬后之驗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率其屬以時御叙於王所而女御云掌御叙于王之燕寢則是女御屬九嬪之驗也曰嬪次于后則嬪當以何人為之曰嬪之義尊矣古直以嫁為嬪故書云釐降二女于溈汭嬪于虞詩云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

京所謂九嬪者盖亦從后而嫁者也天子求后同姓之
國以娣姪媵之備官而行數至於九皆自彼而具不待
天子自擇此古所以有一娶九女之說也曰然則御叙
之法奈何曰先儒以王后以下分為十五夕其實不然
夫内寵無並后以王后之尊而下至與庶妾更進迭退
一月而再見其為降也甚矣古以貴賤為接見之疎數
故小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又云肅肅宵征抱衾與
裯夙夜在公貴者也故其接也數抱衾與裯賤者也故

其去也亟以禮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故詩序云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是也取於休沐之義以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又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凡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自諸侯大夫以下其妾媵有多少然皆用五日之制內則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曰然則世婦不進御與曰否周禮九嬪掌以時御敘于王所女御掌御敘于王之

燕寢惟世婦不然掌喪祭賓客之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后妃率九嬪御亦不及世婦世者代也婦又已嫁之名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為之故王制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亦致政而歸者則以先世之臣妾在所當敬故也是以内宰於六宫九嬪九御皆教而獨無教世婦之說以其素習於禮不待教也或曰諸侯之宫何如曰諸侯之娶五人若三人左氏傳曰秦伯納女五人哀姜之嫁亦有葛屨五緉之語則是并夫人為五也

公羊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而陳有元妃二妃下妃之目則是并夫人為三也至其宮則半天子故禮曰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此其降殺之序也至其末也齊威公之夫人三內嬖如夫人者又六人則是九人也晉文公以夫人禮逆懷嬴然猶曰班在九人則是亦九人也而齊襄九妃之外又有六嬪皆有所依放其僭侈甚矣不可以為法

昏問

或問古嫁娶之年男必以三十女必以二十乎曰然聖人為男女之節弱而後冠非以美其容也責其成焉壯而後昬非以足其欲也責之代焉男至於三十則知慮周可以率人女至於二十則言容備可以事人矣故取是年以為之節也或曰家語之說以為二十三十者期至於此而不可過耳曰不然古人之言固有大為之期者若三十二十云者一定而不易之辭也夫少之時血氣未定此其當戒之時然而從之豈特傷生伐性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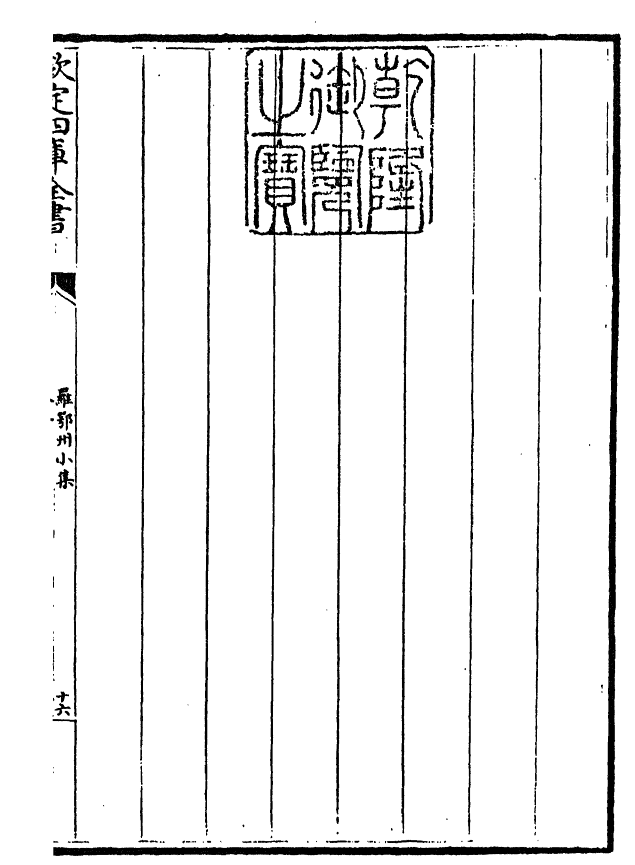
將無以責其率人之智事人之道故記曰女子二十而
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聖人知夫有故者人事之所不免
寧引而伸之至於二十有三終不先之於二十之前者
此有以知其為一定之辭也使是制而猶可進退宜曰
男二十已上而娶毋過三十女十四已上而嫁毋過二
十豈不明哉曰若然必以是年則物有不備時有不暇
也奈何曰古者昏禮之費省矣幣止於緇帛五兩牲止
於魚祭而豚饋盖常人之家累歲計之皆足以預辦也

自秋成之後至於氷未泮之前凡百有五十日不爲無
假按其年而爲之不難也曰然則聖人何爲十九而娶
曰夫三十而娶吾所論者禮之常親在者之所爲也若
孔子之娶則孔子當室者之事也且夫昏禮以代親故
重孫子雖未昏而固已代父矣室家不備則祭祀有所
闕又慮民生之不長則絶嗣亡世有不可悔所以許其
不待年而娶國君十五而生子亦爲是也曰仲春之月
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則又安可限以年曰此

正欲其及是年耳夫嘉事常在秋故荀子曰霜降逆女
氷泮殺止詩曰將子毋怒秋以爲期又曰士如歸妻迨
氷未泮秋者歲之成農蠶之暇也故自秋以往凡男女
之至於是年者各爲之嫁娶至氷泮之前而止聖人又
懼夫民之不用令而使男女不得時少緩而至來年則
皋趾之後又不復可議故於來年仲春之月司察男女
之無夫家者官爲會之使各從其所欲雖奔猶不禁盖
事迫而其年不及此者固不許其奔使之從禮也曰若

爾則不待其擇乎曰古者方田同井嫁娶不出其里又多因於舊所以隆母黨安豐殺且不干非耦也若諸侯之制周公魯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威以下娶于齊一世娶焉則再世因之古者夫之父婦之父皆謂之舅其母皆謂之姑而兩姓謂之兄弟者盖其尊者多巳之外親而其子多巳之同儕故也此古之制也或曰六禮孰為重曰莫重於納徵始則納采采者幣之色者也不敢有所議特若常人然以幣交其尊者而已問名則求

其名將歸而卜之納吉者卜之於廟而吉反以告也納徵則以幣質信焉示不易矣鴈者何也曰男女相見必以摯摯者從所執也執玉之君聘以穀圭鴈大夫之摯也古者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雉死物也雞鶩無常匹故進而用之也御輪何也曰古者同乘必推其能者御之昬二人共乘也故召南云王姬之車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齊詩云有女同車婦人無自御之道必男子御之將行調車者事之宜也


乾隆御覽之寶

羅鄂州小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羅鄂州小集卷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施華

羅鄂州小集卷三

宋 羅願 撰

序

爾雅翼後序

惟宋十一世淳熙改元羅子次爾雅翼定著五萬餘言乃論古初造化始𡚁萬彙芒芴並生其間民生如標枝鹿豕爲群自以爲一物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禁出其倫使同類相收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圜首方

趾自别爲民乃佃乃漁乃栞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爲常珍味其辛毒俾相君臣靈智以爲蓄猛虣服循異物著之鼎别姦與神遨趍萬物莫之與鄰號名三才與天地均裁制萬品皆由於人物患既去其利畢陳智者用其實因既以文有所著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關雎春秋感麟易八卦始畫仰天俯地窮鳥獸之文書契因之是生典墳禮觀象作服贄死生之物以明畀尊歛竹聽鳳爲樂本原魯論貴多識譏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亦有所

常言至王會紀遠物則多異聞離騷志潔惟掇其芳芬不若爾雅博洽雅馴起於漢世學者自為專門欲輔成詩道廣摭旁穿萬物異名始著為篇先師説之義多不鮮由古學廢絶説者無所旁緣風土不同各据所偏江南之產踰北而遷至於語音亦不相沿鄭人命死鼠擬於璵璠六書之相假鱓則為鱣物亦固有難識不可況觀惡莠亂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身履藪澤孰能究宜野人能別之不能見於傳至謂鵙女匠魚罟為筌

六駮以為馬不可駕韋謂芍藥無香說芳草者初不識
蕙與蘭羅子疾之乃探其源因爾雅為資畧其訓詁山
川星辰研究動植不為因循觀實於秋玩華於春俯瞰
淵魚仰察鳥雲山林皐壤遇物而欣有不觧者謀及芻
薪農圃以為師釣弋則親用相參伍必得其真此書之
成為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寬
不強所不知義無不安宇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
見末知根可用閱覽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觀我生牽

是佐時人主以裁成通之于六籍疑義以明千世之下與雅並行後有子雲君山之疇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亦宏矣

古今長者録序

始頋幼時募從諸兄退自學先君取後漢書指馬援所以戒兄子者使誦之益取卓茂劉寛等傳畧為觧其指意歸輙習誦使夙知世有退讓長者之行涉事以來備更險易雖或加己以横逆直自不屑者以先訓著於心

趣舍素定故也竊惟長者之名不顯於前世獨詳於戰
國秦漢之間起於世衰道微時論迫隘相與角長短較
險易各務近其所欲而推遠其所惡無復忠厚純固之
氣象其有識之士秉心不競又深知天下之理毀譽之
無定說而非一時口舌之所伸利害之無定端而趨利
者未必得避害者不必遠免是以巳之所安人或睨之
則釋去而不辭加之以衆人所惡事之晻眛者則亦慭
然處之而不屑合於論語之犯而不校禮之不報無道

書之斷斷無他技而有容者譬之有人年長涉事處於衆穉之間過而見陵則亦畜之而已耳必不與之屑屑是雖非明君嚴父之所以教督成就人者要非衆穉之所能盖超然有為人長之道故命之曰長者昔者漢武帝初立首問天下長者而田叔引孟舒其後張釋之亦稱絳侯東陽侯張相如之為人以止嗇夫之遷東陽以太子傅免選可為傅者則用萬石君比景帝置相亦以魏其為沾沾自喜而用建陵侯綰當是時人厭秦俗之

薄相與勉為渾厚而文帝資尤長者以此唱之一時朝廷内外持論皆如此其流至於孝景數十年間人人自重恥言人過禮讓興而刑罰省孰謂長者之論無益於人之國耶故因先世所訓者為資盖摭取前世所為若此者摠之為若干卷命曰古今長者録詳夫古人之如此非有意於聞也特其秉心不競以世俗為不可告語寧以其身少忍而容之幸而其事適著則為人所稱歎不幸而事不白於當世則亦已矣然要之天下之事損

利以與人者利既去而名歸之受惡而不辭者毀譽久而公論出焉是以昔之長者每務假人而常都天下之顯號然其本心非有徼於此而為也如使其人可以告語不待已之推利引惡雖在我無獲長者之名而可使彼不陷於不義則昔之人尤樂為之顧其勢有不能爾夫長者之道其失使人無所懲予又懼夫或者不務原昔人之心特樂其名而襲其迹姑務以德報怨引惡自予躬自厚而使夫人者或無地以自處此非天下之通

道且非顧之所謂也故極其説使覽者得擇焉

送章德昂之於潛序

章德昂之官於潛常所往來者相與送以詩顧輯而讀之曰美哉夫章子早以文執操行自植立以起其家以吾州號多士率二百貢一人章子比再貢連爲第一禮部合天下論俊在十九人之列得官畿縣去家財百里間一歲奉其父母往官焉其名譽屢施於人其祿廪逮及其親其器業能大其官是可詩已雖然顧將有以爲

贍夫中都百司萃天下之才執政者或不能盡悉大率
温裕粹美者於進宜士之求速化者因以此相尚類謙
默自約敕而為好言於下流而至於府縣之吏至或放
之甚可憫也子其戒之子之職以消去賦籍為稱異時
居此者以其事淺近或不屑一遇貪暴吏將復按其籍
而索之使民有連歲再輸者甚可傷也子其勉之且子
獨無以處我乎

張仲思字序

顧前在贛州求客於郡之賢者安福尉李君君言其友張生與之處久而不厭生名合字仲權以權為非進學者之事請易於顧字之曰仲思且為之言曰天下之理無有縣隅思苟至焉其皆合也古者於天下之具未立智者以意為之使金與木相附而飛傳心目之巧於百步之外患夫勞且遠也則以人之心諭馬意合十六號截然如引繩而燕越縣於其轡疾痛不可知則又以數取病者長短斜直望表而刺之其入如芒且死偃然以

生人謀之所窮則選取昆蟲草木之老有智者尊而命之以通於不可測知之鬼神若是者皆不近也而卒如人之求特於理之中有可以懸合者古今智者窺見其然因積思以通之以為天下利其始也跡其漸也必密終則悉如人之所欲爲無毫髮不盡千世之下以爲是固然不知其始之用心至於此極也儒者之道去巳之私以盡其所受之分以施於上下親踈之際此其更智者益多彼作於前者因其心力之所成就固已思而睿

睿而聖矣其大經大法無後世者皆具今之學者亦合
於彼而已合者從之其不合者則又思之蚤夜精而不
止視前之容者日更以爲疏則知所決擇矣夫心者易
蔽者也巧使者也能從人者也善變化者也不可窮者
也惟其置而不用則沈著而不靈敗壞而無力終日竊
行而莫之覺也不然是昭昭者用之得其道彼將自能
巧變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親切忽不自知其合
也古所謂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

之極也豈謂是歟論語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顧將窮此而未能仲思勉之

記

程儀同廟記

壯士之出身用武以立功顯名於時者世常有之然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鮮矣中古以來相矜以權利有齧臂而去其親爲閒而焚其孥臨陳而欺其友茍取一切不顧所厚其戚則伸於敵矣而不見信於族黨其位則

列於朝矣而不見譽於州里激揚人主之前矜視同列得志富貴矣而不可以見故鄉之父老先世之丘墓往往隨宦留止不能復還使其子孫為羈人於四方數世之後燕秦楚越矣而況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哉若吾州程公則不然公諱靈洗始梁侯景之亂公以布衣起義奉太守蕭隱以捍州里元帝因命以郡事以故此邦之人得免於亂陳高祖名號既著公晚而後屈猶及為佐命上將當時論其功烈已定配高祖之廟而鄉人追

思其義亦相與祠之不忘今距州三十里有地名黄墩者墓與宅卜在焉宅既匯爲湖其清可鑒時有巨魚出游漁者莫敢取相傳天氣清晏往往見宫室其下云又即其墓旁爲壇而祀之如是古矣水旱必求求必應比近所報常有八十餘社於是有方氏者以爲古之祭用壇降及後世肖象以棲神設牀以安象非棟宇無以拒旁風仰雨之入故自郊社之外古百辟卿士在今者例皆廟事矧神出三代後乃獨用古之壇無益於實若廟

而嚴之廡於時為稱乃以某年月為屋若干楹嗚呼吾乃今知有功烈者之不忘也古之見祭於人者當時則祀過則捨之梁陳氏之去今六百餘年矣其恩之及我者耳與目不接矣不接則宜懈以廢然益相與崇奉以壇為不足昉於此乎立廟是非其道有可懷者乎由此觀之雖百世可也於是方氏之進士曰必東因顧所善張師顏以請乃為之詩曰

士生立朝終始于鄉一有可稱沒而不忘有用其力勤

於衛上鍾銘魏氏以從大享有厚其黨而薄其躬燕齊相率社彼欒公赳赳儀同義烈兩出節捍父邦功書帝室於穆高廟龍姿日容冠劍侑傍儼如在宮其在于鄉壇壝是餝羔豚毋薄亦人之力偉哉如公神明之特優游祀典進退血食載祀六百物有廢興慨思昔賢廟食是矜古今異時器非豆登虡設壇陛榛莽易陵隨時稱物亦神所馮乃作新廟邦人所瞻物久則替我久益嚴坎其擊鼓黄牢之下牲升于堂樂坐于廡以齊以宿以

拜以俯我公比隣公我父母追惟平生勿忘吾土時節請帝以相風雨配食一代有汚暨隆不如鄉之人與其始終始吾莫原終則未已銘詩于石維廟之始

淳安縣社壇記

士有出於五帝之世而見祀於今禮有隆於三代之時而不廢於後此不惟其人可尊其誼之所該者至深遠矣蓋自去古既邈五帝之臣其傳者無幾而高陽氏之土正有虞氏之稷官世獨相與社而稷之見於展禽史

墨之説其禮壇而不屋腥而不熟有俎豆而無杯器又皆商周之舊典上下數千年嗣不敢有所變豈可以不知其故哉先王之治本於誠惟能致知以通之故其遇事無精粗表裏之異知土穀者民情之所重而社與稷實司焉則自丘民以上隨其所在封而祀之天子以建諸侯而諸侯以有其國君民之情如此其同也以其生有平土植穀之能灼知其精神死不泯滅屬之以雨暘寒燠之事無不得其所欲天人之際又如此其不異也

因其沐浴齋宿登降薦徹者有為人下之道則從而訓民以為事君之法因其水旱有變置之説而諸侯之不職者亦不得免焉則等而施之以為馭臣之法一歲之間春以出火秋以卜稼冬以息老有屬民讀法之事有用幣捄變之事其或不得已而用民於兵小則受肉而行師大則釁主而出境有功獻于是有罪戮于是此如家人父子之出告反面而從事於其庭內非以是為希濶之典而行之也重民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生厚而

不遷明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慤而不鬼因物之常而寓其教訓故令行禁止而風俗成民日見上之親己而所施又無悖乎四時之序是以其上易為而其神易福也嗚呼古之求於社與稷者其詳如此非固欲神之而已蓋知至意誠無精粗表裏之異則散於事者可以知其政而寓於政者可以觀其禮此所以為不貳也後世與民相接者至簡矣惟其治財聽訟施於官府者然後以為政初非殺於社而降之若是者神固無與也

里中之社喧囂而醉飽惟其習儀葳事存於有司者然後以爲禮雞鳴而行事未明而瘗若是者民亦不知也且夫耳目之所不接而欲變化其心術已不可得况所謂出火之早晚與來歲五種之宜否所息之物所捄之變則其說既古矣兵農已分而師祭者遷矣是後世之求於社與禝者甚畧也然據其存於今日者而尚論其故則其人盖五帝之佐而其禮乃三代之舊生人之類所以得相收至今者頼其力爲多而前世祀禮之僅存

者此而已故猶相與守之而學者尤樂道之云爾長樂
陳君曄來為淳安縣方是時議者以州縣社稷壇壝多
不葺詔長吏脩築守護月檢察之君於是即縣西二里
故所謂社稷者并風雨雷師之壝更代石治之且為屋
者三以待事築墻七百尺而外閉之淳熙七年二月中
戊既成而祭請記於願願為之言曰夫壇壝之費可能
也長吏始至親謁而視之使者行部察脩飾不如儀者
此又甲令之所有也令明著之而吏或不務何哉彼其

心私以爲迂遠於事情况欲推古誼以合之民事以稱
國家命祀之意乎有以知其難也君之五世從祖樞密
直學士以經行名當世始爲仙居令過社稷孔子廟必
下而趨故君因上之命而知奔走其事顧雖不識君然
聞其聽訟平恕脩學校治橋道溝渠又勸大戶出田爲
義役類有意於民者因爲推攷古者社稷之誼以令之
良有司爲將有取乎此也

陶令祠堂記

淵明之爲縣八十餘日爾然世稱陶彭澤用縣配其姓以傳縣亦世世祀之味斯人風旨非假雕飾直取諸胷臆便自宏遠語有之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生人相與正在情實中三季以前共由斯道不知有心口表裏之異故在已者無愧在人者不勞世遠道微俗既流遯士亦不深得教意凡出真情者一皆掩抑覆護察其意本欲求全乃更入於不情不知人情所宜有者飢食渴飲勞儙欲息在於有形者均所不免倘直以此指表見

於外非必名教所禁而為此委曲者自吝心未遣耳易之彖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禮經大順之世然後人不愛其情乃知真情之閟為日已久又自東漢之末矯枉既過正始以來始尚通曠本欲稍反情實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勝其偽呌號裎袒便足欺世傾身障簏猶為名士若淵明生百代之後獨頹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曰行志聊資三逕而已去不曰為

高情在駿奔而已飢則乞食醉便遣客不藉琴以爲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以爲達故把菊自足真風所播直掃魏晉澆習嘗有詩云羲農去我久滿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緊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爲此將以淳之耶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已已審矣在縣日淺事雖不具見然初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助其子而慈祥繾綣之意與視僮等不殊只此一語便可祠之百世迹其

求邑雖指公田為酒之利然來去以秋冬仲月非播植之時而傳遽有種秫之數又督郵小兒雖不束帶向之固自未害不足遽用是日決去留也此為未深知淵明者祠屋衆設久益敝顧君端翔為縣始新之而命顧為記君為人無機事其仕進常委分為淵明之縣心益向慕之蓋將希風昔人而未能也官今為奉議郎名頡字端翔云

小蓬萊記

江西之勝者有南安之小蓬萊焉其始自城外釃水爲渠分流以入守貳之舍蓄以爲池非專爲觀游也池既足於水異時適守喜事者不知其何人即池中之隱起者爲亭環以嘉木巧石使畧相蔽虧望之㠜然島勢成就因取於道家所謂三神山者而爲之名歲益久或頁其石以去亭亦捐棄不治今年承議郎鄱陽胡君惜其虧於已成爲之起廢顧時從旁郡以事來相從於其上而樂之君謂我盍記之聞三神山之傳在勃海中昔之

求者患不見其氣至則山反居水下臨之則風輙引去故甞使人三反太息獨知其迴臨大壑終古靈峙而為長往自好者之所宅其荒忽不可得而詳也南安故秦橫浦關諸侯之起尉佗移檄絶道以自守至漢六世呂嘉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即關下之地是也其地於今當庾嶺之北三十里逮樓船將軍伐越亦下橫浦宋興淳化初始割於虔州使自為守遭世承平不見火盜之警吏得以間日寓其勝槩故於秦漢故塞之地而有燕

齊海上怪詭之觀其軒牖凄潤宿雲之所出納簷宇煇
煥倒景之所浮動徒越漸車之水登降步仭之上非有
風濤險遠隔絶之助而氣象清奥塵土不雜果若乘飛
車趍弱水踏靈鼇而嬉也盖吏之患常患於失真而仙
之過過在離人不能以相通為通守者於其境内無所
不統誠并心以流化使官不過求而民安之令有休沐
上之所賜也時亦自縱於池島之間而託興於囂壒之
外有吏之治而無失真之患有仙之適而無離人之過

從容紳笏而顧與游方之外者第其樂之廣狹豈必渺然真相求於海瀕之寂寞者然後為快哉君於事無不經意到官期月首撤其聽事而新之百年朽屋化為高明稱其為半刺史之居而餘力有及於此此其少時從包山程公游諳吏事喜為詩山水之樂其有以知之矣

徽州城陽院五輪藏記

佛氏之書載以五輪此彸之巨麗者也以吾州人之勤於力令歙縣南所謂城陽院者迺亦有之先是紹興中

里人余聦買其書號四大部寘院中歲盍久主僧宗仁謀所以藏之首得錢百萬於同里張應週而余實余端誠繼之錢各五十萬又别累積凡為緡以三萬計一年而藏室具又二年當乾道之九年而輪畢成凡其書亦隨具斯亦難矣夫五天竺盖聮綴木葉右行而記之以為文字及其寫以黄紙標以赤軸凾貯而尊閣之者皆華人之為也然而未有輪也傅氏鑄銅以為式其植若箸横為梁而中貫之列七佛焉觸之以指則轉而不窮

是輪而已矣其後因之為大輪八觚上象鈞天帝居下為昆侖海水傚百物以為飾猶不盡其巧則又分而為五當其無事不震不動大小樅然芬烟既作有聲砰然起於地中則有軋軋者羣起而和中聽未及審而所觀變於前恍然如入雷電之室隱轔揮霍而莫知所為如五山之宮殿岌嶪無所着而隨物播徙如充庭之輅禮畢而出鑾鳴轂動相切而争馳其上則為鳳為猊為天人為龍蛇巨雀之神為旌盖為網鐸為金為碧為火與

日為草木華實散於五八四十面之中更見迭出而不
相蔽虧使玩常習故者視之震眩心目而不知其外曠
宇天高地下八方眞位自若也彼相進以伎者一至於
此夫孰求其初要而言之此其意亦有所表又以人之
情恍於巨麗得佐其說以行悲于多方其書五車莊周
偉之以終天下之道術東方生正書至用三千牘公車
令兩人共持僅能勝之人主欣然讀之二月迺盡皆以
言博而役巨傳之至今今是書踰五千卷藏之者又如

此獨不爲偉乎宗仁御衆以律能使其徒皆樂事勸功
而智海尤堅忍至以醫道走四方用佐費所以能鼓舞
斯人而與之爲其難者歟淳熙二年四月十五州人羅
願記并書

羅鄂州小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羅鄂州小集卷四

宋 羅願 撰

行録

劉豐國行録

故豐國劉君諱滌字全因其先自廬陵遷袁之新喻開寶中式隨李氏歸京師歴工部員外郎判三司磨勘司贈太保生立德秘書監贈太尉仍世見國史生斆官太中大夫歴守淮陽池睦温始居揚州生武賢爲承議郎

知盱眙縣生君于滁之全椒因以命之君早歲溫雅盱眙府君使主客客皆悅君弟淦不娶建炎南渡與母兄謀散處避難三兄各欲將母以行母李夫人笑曰我隨安兒牛兒隨我安兒者君小字牛兒淦也自此與淦扶持轉徙昇洪吉虔閒者九年賊見者感其誠不加害或指避兵之方從父亞夫官通顯沒有遺澤其子符選於族曰君孝友以與之補將仕郎辟權幹辦廣南監司事先是亂定後生計蕭然父故人諸公相與賑恤之至是

得禄慨然曰自今免煩人矣在官凡作官事有未竟者
念之不置其爲建州豐國監也嘗兼戸曹時廪中獨有
陳粟乃先以給官吏建安丞李衛攝官幕下得米怒馳
取君所請視之默然慙已而賦羣卒皆無一言君和易
曠淡望表知裏有語輙盡不記人過已則甘寢達旦所
居人多言此官省事始磨勘陳夫人既寡聚書以教諸
子世號墨莊夫人及君既壯念先世所藏散亡乃請江
南徐兢錢唐吳說各以所善篆楷爲作墨莊字在建安

買書五百策新安朱熹為之記君初娶長垣趙氏承議郎忠恕女再娶雍丘裴氏河東提刑珪女兩男子靖之清之三女曰信曰蕭曰郝趙夫人尤賢而有文夫婦手寫經史以課兒女君既禮愛文儒在豫章友儀真郭景仁居臨江善揚愿君雖貧少供饋而二君教其子靖之不倦者以與君友善故也靖之每夕歸輒以教其弟清之而景仁愿後皆以進士官陞朝為文人及靖之甫冠君使斡門內事若不急於科第者然卒成名其後稍趣

清之就試謂人曰此子來年亦當得官靖之問君君曰我以門户料之耳已而果然君閒居不治田業當官所得禄與兄弟共之兩兄洪沇既没無嗣今唯兄沂諸孫與君子孫處其嫁娶不問有無唯擇門户及其人良者濟北晁子綺廸功郎東平黄朋從成忠郎開封張謨其壻也君生元符三年十月丁巳以紹興二十九年二月甲寅終嘗兩監潭州南嶽廟以監賞陞承直郎用致仕得通直郎年六十一葬廬陵今贈承議郎君故世家以

儒學為門戶其勤身睦族皆父祖遺事故不顯其殊異
之行然艱難來衣冠子孫或墜失其緒君獨兢兢追誦
先世之意以詔其子使有聞二子又能自力及君沒後
靖之教授贑州嚴重有師道士頗興於行業不幸早世
清之仕於時以禮進退其於人諄誨不倦嘗入為太常
主簿今佐鄂州所植立當不泯於世君所就既如此矣
靖之字子和清之字子澄皆與予善新安羅願曰不誣
其親以傷天下之公議子澄有之不詇死悅生以求實

其言願將學焉述劉豐國行錄

墓誌銘

劉子信墓誌銘 代陳皐作

皐之六世祖姑宜春郡夫人陳氏是為判三司磨勘贈太子太保新喻劉公諱式之配能聚書以教其子有墨莊之名五子皆有行業俱賜第為卿監郎官鄉里稱為五君而謂五君之母為墨莊夫人事見國史及安定胡先生賢惠錄故劉氏陳氏號世姻君諱肅字子信磨勘

公五世孫曾祖太中大夫戩祖承議郎武賢父沂字文因隱居不耀娶會稽人顧長官復經女生咸及君咸未冠而卒及文因沒君獨躬艱勤以養母自太中以來居揚州文樓巷文因當建炎間避地居豫章之新吳叔父監豐國監承議郎淦時亦轉居江西諸郡欲招君合居不能遂乾道四年豐國之子靖之淸之始歸君廬陵君妻張氏生一女蚤世乃以其女丑季適臯之子崇儼而君晚亦得男子子曰理李順李靖之爲贛州教授以卒

及清之佐鄂州奉君之官所以娛侍者甚至君寡過易
足幼讀論孟毛氏詩頗成誦晚得子則躬訓導之不幸
嬰肺疾方有病時崇儼夫婦及君之姊子徐文達皆在
旁君曰若等環我我復何憾顧言曰叔父諱淦無後其以
順李為孫而令吾殤兄子之告于廟書於譜其可淳
熈十年八月甲午卒官舍享年六十二其年十月壬
寅歸塟廬陵縣儒行鄉曲石山豐國墳之西南繫曰
君中年羇艱族散而復合身老而更紹者以從弟競與

故也既得兩男子即以其一後李父以及其兄盖廣其

宗善夫

宜人趙氏墓誌銘

朝請大夫知全州管公鑑之夫人太府少卿趙公汝誼

之娣也顧守武昌而少卿使總賦于是以所紀娣夫人

之狀與全州之書以來屬顧銘始楚王元佐以太宗子

封五世而至夫人之曾祖考士顆贈安化軍節度使武

當侯生不迷贈右奉直大夫生善良歴朝請大夫知無

為軍贈太中大夫夫人同産七人已為長母令人孫氏
沒時年尚幼啼泣不絶聲聞者為隕涕祖母太恭人尹
氏嘗有疾晨夕扶持在床尹恭人憐其幼勉令自逸歛
容曰兒恨不以身代顧何心捨去管為臨汝大族夫人
承上拊下得其驩念全州生事未立每事必親量入節
已厚嫁夫之二妹及凡昏嫁各以時全州壯歲宰泰寧
或厲威嚴必從容諷解之至課諸子讀書未嘗假詞色
子湛嘗三以進士入貢夫人亦汎覽曉文義始太中之

喪聞訃屢絶至是有年矣臨終猶以不見墳墓為言其仁慈才智如此積封至宜人享年若干淳熙七年九月丁丑終于家十二月壬寅葬於金谿縣歸德鄉烏石峰之原子男三人長廸功郎澧州司理叅軍湛也次將仕郎淇次洪女六人其一尚幼五壻忠翊郎趙彥逮將仕郎呂浩進士游仲鈞國學進士張椿將仕郎趙崇儁銘曰

夫人世貴系自太支姊弟有聞惟慶之貽旣勤其夫又

淑其子宗則昭矣管亦世祀

碑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

嘉祐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詔封江夏民妻張氏為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勑州縣致奠且賜其家酒帛謹按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為民妻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過其家欲通之脇以白刃張氏大罵曰庸奴我寧死豈從汝耶師乞割其咽未即死猶捽師乞以告事聞有是

命後百餘年顧來為州訪問故所表烈女處中更兵火吏民無知者距城東十里有黄鶴山州人之葬者多在焉歲時拜掃必至所謂勝緣僧舍者乃與通判劉君謀立祠其中以稱明詔之遺意夫男女之際聖人嚴之尊其冠昏而定其配偶限其内外而别其氏岀粲然有倫不相凌越斯人之所以别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率是道也亂之生也起於逸居之小人誘於耳目不勝血氣舍其良心而慢其遺體順則侵尋於非禮如夜

行之犯露有不能勝則易變爲忍至於殺人以求之譬
如當晝狂走抵株枿而蹈水火禮不能止法不能禁禍
多唱於陽而成於陰以失身喪偶亂倫滅類者亦何可
勝數而其婦人女子乃有能明一定之分不背其夫不
辱其親身可危而志不可折者是豈不繫於其人也哉
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學者之志而大丈夫之事也
顧家人女子乃能之用心如日月厲操如霜雪信如寒
暑之不遷堅如金石之不化故以匹婦之微而齒於封

君之賞生百代之後而擬於上世之烈處窮閻之下而揚於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奠其藏有表精神凛凛人益可敬而彼一時狂子固已戮之有司湮沒之魄泯漠不靈夷考其初則生相邇也死相踵也然或榮如升於天或辱如墜於淵繫於念慮操舍之間耳雖然是女者非特以一時能死為諒也彼其平居服從君上之教而安受父母之訓動靜專一中志定矣以故雖遇倉卒之際而不亂夫鄂通達之州江漢會焉周之興也此

方之男女先被其化其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

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

思蓋女雖閒暇而使人退聽不敢存覬欲之念男雖感

悅而隨即自克以能復思慮之正故繫之周南是女雖

不幸遭變然能自潔清不屈於強暴之辱又同出於風

詩江漢之域惜其不得如漢女之從容而徒為召南貞

信之頌是可歎也自頃歲以來五民僑處為吏者思擇

令典以示民深惟國家每三歲常詔有司崇古丘墓而

顯孝子順孫正婦此祠之設一動而二義附焉使方來之人過而問其故察彼柔弱之質猶能以禮自終況為男子何忍觸情從欲自棄於不義而其婦人女子覬而化者思彼當事之變獨為其所難則凡平居脩飭毋失身於苟賤乃事之易者皆可以自警云爾淳熙十一年二月甲戌朝奉郎權發遣軍州事新安羅願端良文奉議郎權通判軍州事臨江劉清之子澄書

蒇

贛州通判箴

大庾之陰廬陵以南地曠俗貧民有遁心罰不可屢興粟不可妄斂流民勸歸曠土乃居歸者有徒彼姦孰覦亂所由生吏無遠謨匪爲民則恤而爲盜乃圖扶持不力亦佐之辜在帝仁祖惠我遠黎守以清獻而副以濂溪同心于民民是以懷丞臣攝贛敢告司階

文

愛蓮堂上梁文

兒郎偉古今相接風景要且不殊賢哲所臨草木便為可敬況典刑之雖遠有嗜好之可求用寄襟懷不専游觀濂溪先生早懷斯道來佐此州千古師資孰與洛中之比一時賓主更陪清獻之游惜承平舊事之無傳此有志後人之所歎通判奉議相望百載繼守一官春木之芘固已不忘於夢甘棠所説猶將如見其人謂此荷華乃令昌歜出汙濯潔薫兮含水土之和歛暮開晨浩然得風露之正即官池而創祖營便坐以逕臨豈無他

人慨獨希於往轍後有作者將復感于斯堂方揭脩梁可無善禱

抛梁東三月融和處處通要識春風行水底女錢無數疊青銅

抛梁西看取新花出淤泥不但愛蓮無愛水先生到處即濂溪

抛梁南仰止遺蹤畧有三庾嶺曲江徽較遠請君來此對紅酣

拋梁北郡圃相過如帶直遐想南臺步屧來幾年同事初相識

拋梁上太極光陰涵萬象卧聞好雨到高簷新瓦小荷聲一樣

拋梁下勝日對花揮玉斝約束紅裙莫遣来此中但可談風雅

伏願上梁之後萬家買犢十邑鳴弦農畝豐登胥樂大江之右官曹整暇不殊嘉祐之前氣叶而山川屏沴化

行而庠序多賢

祭郟知府文

嗚呼顧年三十一第未收心非敢忘腕晚是憂龍飛之年五千俊游我獨逢公乃決去留持示舍人品題則優遂達帝聰世科以酬亦既見知復得我州遇我益親曠絕輩儔文筆我持燕戟我詠賓俎我陪樂而不流我當作縣言春松楸欲脫不可如鷹在鞲會公解紱將入告猷言之諸公祠職是侑出處皆遂繄公之由每憶始春

山寺追遊彧傳公没涕泗沾裳後審吉音如痾得瘳追
維我公遠繼前脩歴官四十無宅與疇九男森然不暇
為謀諸甥變兮嫁送則周抵掌之談足起懦偷一佩虎
符民瘼以求𥳑絲之奏淵慮凝旒屬車星陳鷗閣雲浮
生卒不歷已焉長休我聞公喪方假緹油緘書塞嶺遠
弔長洲饋奠不時公無我郵感今懷昔事隅明幽公愛
我文我心正愁浩蕩失次以為公羞一觴千里能領此
不

祭張夢錫文

頃者州里俊造鈌㵝士保所聞不相告語迨子之出濫于文詞用禮春秋再先賔貢自玆秀異繼興者多抱其藝能更取科第子名最早未着青衫頗欲出奇命輙不偶平生讜論思對楓庭云何四十自絕眙代夜靜琴冷月明思清豈伊刎人與子黴遂追惟平日負才寡與於顧兄弟信為有情我來之官子出就館惠我百紙先以七言相期之心固在晚暮忽得鄉信清淚滿頰是夕夢

子過我如生城角悲鳴忽悟隔世天高浪濶將子實來豈吾神誠自爲夔眩嗚呼夢錫與子同里知相愛慕才及十年俯仰之間便復一世延陵未反徐君先沒心雖相許時不待人解劍掛樹古人所咤臨風浩歎送此一觴死者有知猶吾夢錫遂無知也豈不悲哉

祭張彦仁文

嗚呼彦仁故父之客我曹執友始在冠歲介然有守其事父母不頗節口勞辱在前安佚在後先君韙之以爲

稱首晩寓醫肆涅不塵垢昔言强人或棄以走其清宜
貧其恬宜壽貧而有徵壽胡不耇存存之要厥其不朽
我歸自虔旬朔易久今兩無人客位惟帚誰如此翳世
不多有狂言寄哀公亦聞否

祭施司諫文

嗟人生之相與初豈論於故新挾誠意以相求亦安往
而不親公早歲而駿發策高足乎要津歷著廷與諫省
久聲名之在人我晩進而詠公盖爵齒之不論當龍飛

而對策公實奏乎嚴宸辱寅緣其有在眇會合以無因
後十載予佐州行中途之兟兟望貢川之猶邈知阻嶺
而帶閩謂師帥其孰宜公適降乎明倫奄十縣與三州
懔先聲之所震我雖昧乎平生公已察其忱恂貢長牋
而寫臆乃數展而時呻過國都而夸示飽傳玩乎四鄰
恨答者之末工洒自出其瑰珍曰子肱之三折求子助
而褆身逮既接於色辭近君子之光塵公有懐而必盡
顧無見而不申朝發議於黄堂釐民瘼而同詢夕燕衎

乎相求粲藝文而雜陳閔棄孩之滅類惡倍粟之傷民
酌惠術以漸行庶遠氓之可均雖擿姦之似察抑為吏
之終循登爵孫而有慨念馨膳之及晨謇臨兮而不忍
意惻愴而傷神曰去此其何難惜吾佐之孔仁惟明時
之置守立副貳以同寅兩相得之罕逢或越肝而膽秦
公天資之峻峙氣高世而益振晩託契於吾曹悲此意
之殊辛繼别佩於守符厤人事之屈伸方斯朝而入對
忽大夜以長窀顧官滿而東歸厭江湖之漣淪撰秋杪

以造都俄旅食其經春恐贈弔之不時起攬涕而霑巾假健步以致哀悵我生之長貧寓千里於一括記始别如隅晨死生异兮長辭精爽在兮不泯

祭勾芒文

青鳥司開土牛戒事昭聖時之令典祈先古之貴神高廩可期預報一年之喜綵鞭微動散為千里之和相帝之功緊民是頼

祭都統文

惟夫子之起家際當世之盛明負才氣之無雙果首冠
乎群英既詩書之敦閱亦韜畧之縱橫待望實之具孚
信謀帥之不輕始州麾而小試旋使節以兼程進入扈
於殿岩屯羽衛其肅清出爰當於一面儼萬里之長城
察奇龎與福艾宜勇功而智名方時平而有待將星殞
兮宵驚慘三軍之失色悵萬馬之無聲顧被命於此州
實依倚於行營念軍民之一體每言話以通誠時樽俎
以相陪辱意氣之我傾悵數晨之永隔感在昔之餘情

躬非真以訴哀淚浪浪其沾纓咄凌烟之未畫慨莫遂兮平生

題跋

書劉子和行狀後

始頋佐贑州在學之士一見而退無數造吾之屏者閒攝州事無至吾之庭者頋素聞教授劉君靖之之賢意有以勸率之問之而信君孝友莊靖學有本原既使諸生知有濂溪為之祠矣乃日為發明義理之學俾沉泳

乎聖哲之微言而踐履乎士君子之實地贛之士資禀勁厲又無先入浮偽之說於其中獨為科第之習聞君開示正大得心所同者有以用其力後進願學之士尤歆羡者十餘人會君弟清之在母兄側諸生日承師訓而間從君之弟優游厭飫之氣質漸易先是官書少君買於旁郡及出篋中書諸生所未見者令傳寫師弟子相見禮不備君假以數月俸為具冠帶守貳且至不出迎者舊輸錢三百君終以眎事後三日旅見吏以其罰

懲出者諸生之欲贄見於大夫者與求於有司者必先自言可已者已之即士受屈亦時為言月朔始盡陳諸生之業於堂曰使守貳有意者可按而攷也君知要而勤小物以故能令在學者率自重尚廉隅去苟且之習他日廣坐有言慢游之好以悅衆者士聞皆恥之顧到官兩月君改秩當去閒為顧道所施次第與始為之之難君去後士有經指授者議論證據必曰劉先生之言如是繼自今有特立見於世者要自君發之君以教為

官即能美其俗以此知師道之不可不立而士之所以異乎民也願既哭君之喪惜君所學獨施於此官以歿故書君之狀後以相備且益勸贛之士子使勿忘淳熙五年六月戊辰新安羅願書

書急就篇後

右急就篇漢黄門令史游作唐秘書監顔師古爲之訓解此篇舊分三十二章前代能書者多以草書寫之今唯有一本相傳是吳皇象寫比顔解本無焦滅胡以下

六十三字纔三十一章而已國朝太宗皇帝嘗親書此篇又於顏本外多齊國山陽兩章凡為章三十有四此兩章葢起於東漢按急就篇末說長安中涇渭街術故此篇亦言洛陽人物之盛以相當而鄗縣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為高邑與先漢所改真定常山並列此為後漢人所續不疑又豫章黄太史手挍本出於太和人家亦有此兩章黄於篇中時小小箋釋而顏解本亦自有詳略不同曾戸部郎中揔六道賦天水趙公欲是正

傳廣之乃用禮部侍郎眉山李公所藏顏本校鄂州通守臨江劉子澄本兼考諸本正文同異及附黃太史所箋於其下見今顏本不分章則從而因之升注為大字用便觀覽而列兩章於篇外可傳後古者學童六歲至十歲教之數與方名及朔望六甲書計之事蓋循末以窮本因藝以濟道濫觴乎小學之源而涵泳乎大學之海終其身不厭至秦不然棄其道本而志其藝末丞相李斯等雖頗作蒼頡爰歷博學篇然天下方專學法令

以吏為師詩書六藝之言棄不習學者進無所依退無可玩自童幼鄙之以為書足記姓名而已又其篇雖名祖蒼頡而實異史籀時益多事而徒隸之字方起漢興稍開書禁無崇字學吏民上書煩刻其不正者然古來用字約少板策所書多者纔百名以上今漢代試為史者一童所記至九千字烏覩古所謂正哉游當孝元時去斯等已遠獨能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之以為此書使操觚小童不隨俗迷誤是時元帝善史書而游為此

篇皆稍近古傳稱游勤心納忠有所補益豈此類耶自
東漢杜度張芝善藁法始用以寫此章號章草說者因
謂草書起於游蓋不察作此書之意今篇中所擬蒼頡
正字其體雖不存而其讀具在因可以見漢世官府市
里之名物又得顔氏解訓而益明可用廣覽然顔以慈
姓為祖於宣慈惠和之才子審姓為出於審曲面勢者
名忠敬與愛君而必以為慕趙盾鬻拳解距虛即蛩蛩
以檻車膠人之目謂老復丁為蠲其子孫之役亦不皆

是顧作者以録古文而解者以著漢事雖非詩書論世之學要主於好古存舊且其語亦微有勸不若後世俗師俚童相教以嚚訟之書故因定著之以為前世小書其偶存者猶如此學者因亦有啓焉淳熈十年十月望日歙羅願記

羅鄂州小集卷四